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3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. 3, No. 184

原始資料: 蕭鎮國大德提供, 維習安大德提供, 北美某大德提供, 張曌昱大德提供新式標點

## No. 184

### 修行本起經卷上

後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詳譯

#### 現變品第一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，釋氏精舍尼拘陀樹下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，皆是阿羅漢——已從先佛，淨修梵行，諸漏已盡，意解無垢，眾智自在，曉了諸法，離於重擔，逮得所願，三處已盡，正解已解，三神滿具，六通已達——比丘尼眾，大伏愛等五百人；不可計諸優婆塞、優婆夷四輩；普集諸異學婆羅門、尼捷等不可計，都悉來會。一切諸四天王、忉利天王、炎天王、兜術天王、尼摩羅提天王、波羅尼蜜天王、梵天王，乃至阿迦膩吒天王，各與無央數眾，皆悉來會。諸龍王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，一一尊神，復各與眷屬，皆悉會來。白淨王、無怒王、無怨王、甘露淨王及迦維羅衛九億長者，各從官屬，一時來會，為佛作禮，却坐一面。

爾時佛放身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光明，普照三千世界，如月盛滿星中特明，威神堂堂。眾聖中王一切眾會，咸有疑心，各自念言：「太子生迦維羅衛，長白淨王，家棄國行，學道成號，佛為於樹下六年得道耶？十二年得乎？」或復念言：「本行何術，致斯巍巍？所事何師，今得特尊？始修何法，得成為佛？」

佛知一切皆有疑意，便告摩訶目犍連：「汝能為怛薩阿竭說本起乎？」

於是目犍連，即從座起，前整衣服，長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今當承佛威神，持佛神力，為一切故，當廣說之。」

佛言：「宿命無數劫時，本為凡人，初求佛道以來，精神受形，周遍五道，一身死壞，復受一身，生死無量，譬喻盡天下草木，斬以為籌，計吾故身，不能數矣！夫極天地之始終，謂之一劫，而我更天地成壞者，不可稱載也！所以感傷世間貪意，長流沒於愛欲之海，吾獨欲反其原故，自勉而特出，是以世世勤苦，不以為勞，虛心樂靜，無為無欲，損己布施，至誠守戒，謙卑忍辱，勇猛精進，一心思微，學聖智慧，仁活天下，悲窮傷厄，慰沃憂感，育養眾生，救濟苦人，承事諸佛，別覺真人，功勳累積，不可得記。

「至于昔者，錠光佛興世，有聖王號名燈盛治，在提和衛國。人民長壽，慈孝仁義，地沃豐盛，其世太平。生一太子，字為燈光，聰明智遠，世之少雙。聖王愛念

，甚奇甚異，臨壽終時，國付太子。太子燈，光念計無常，傳國授弟，即時出家，行作沙門，道成號佛無上至尊，神德光明，無晝無夜。從比丘眾六十二萬，遊行世界，開化群生。當還提和衛國，度脫種姓及國臣民，與諸大眾，遊詣本國。是時國中，百官群臣，謂佛大眾來攻奪國，皆共議言：『今當興師，逆往拒之，不宜與國。』即時相率，欲以向佛。

「佛以六通，逆照其心，化作大城，廣大嚴峻，與彼城對。佛哀國人，欲令解脫，即化二城，變為琉璃，其城洞達，內外相照；復化六十，二萬比丘，如佛無異，變化示現。王見惶怖，疑解心伏，即出詣佛，叩頭自悔：『稟性空頑，惡意向佛，愚人所誤，幸唯原之。願佛便還精舍，七日之中，當修所供，奉迎至尊。』佛知其意，默然便還。

「於是其王問諸群臣：『奉迎聖王，其法云何？』諸臣言：『迎遮迦越王法，莊嚴國土，面四十里，平治道路，香汁灑地，金銀珍琦，七寶欄楯，起諸幢幡，繪綵花蓋，城門街巷，莊嚴校飾，彈琴鼓樂，如忉利天，散花然燈，燒眾名香，敬侍道側。』七日已辦，王勅群臣百官導從，躬親迎佛。佛哀人民，告諸比丘：『嚴出應請。』比丘受勅，行詣本國。佛告比丘：『汝等見此供設嚴好光目者不？昔吾承事往古諸佛，供養莊嚴，亦如今也！』

「是時有梵志儒童，名無垢光。幼懷聰叡，志大苞弘，隱居山林，守玄行禪，圖書祕識，無所不知，心思供養，奉報師恩。辭行開化道經丘聚，聚中梵志，名不樓陀，盛祀天祠，滿十二月，飯食供養，梵志徒眾，八萬四千人，歲終達嚩，金銀珍寶、車馬牛羊、衣被繪綵履屣、七寶之蓋、錫杖澡罐，最聰明智慧者，應受斯物。七日未竟，時儒童菩薩，入彼眾中，論道說義，七日七夜。爾時其眾，欣踊無量，主人長者，甚大歡喜，以女賢意，施與菩薩。菩薩不受，唯取傘蓋錫杖、澡罐履屣、金銀錢各一千，還上本師。其師歡喜，便共分布。

「儒童菩薩，復辭出行。時諸同學，各各贈送人一銀錢，遂行入國。見人欣然，忽忽平治道路，灑掃燒香，即問行人：『用何等故？』行人答曰：『錠光佛今日當來，施設供養。』儒童聞佛歡喜踊躍，衣毛肅然：『佛從何來？云何供養？』行人對曰：『唯持花香繪綵幢幡。』於是菩薩，便行入城，勤求供具，須臾周匝，了不可得。國人言：『王禁花香，七日獨供。』菩薩聞之，心甚不樂。

「須臾佛到，知童子心，時有一女，持瓶盛花。佛放光明，徹照花瓶，變為琉璃，內外相見。菩薩往趣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銀錢凡五百，請買五莖花，  
奉上錠光佛，求我本所願。』

「女時說頌，答菩薩言：

「『此花直數錢， 乃願至五百，  
今求何等願？ 不惜銀錢寶。』

「菩薩即答言：

「『不求釋梵魔， 四王轉輪聖，  
願我得成佛， 度脫諸十方。』

女言善快哉： 『所願速得成！  
願我後世生， 常當為君妻。』

「菩薩即答言：

「『女人多情態， 壞人正道意，  
敗亂所求願， 斷人布施心。』

「女答菩薩言：

「『女誓後世生， 隨君所施與，  
兒子及我身， 今佛知我意。

仁者慈愍我， 唯賜求所願，  
此華便可得， 不者錢還卿。』

即時思宿命， 觀視其本行，  
以更五百世， 曾為菩薩妻。

「於是便可之，歡喜受花去。意甚大悅：『今我女弱，不能得前。請寄二華，以上於佛。』即時佛到，國王臣民、長者居士、眷屬圍繞，數千百重，菩薩欲前散花，不能得前。佛知至意，化地作泥，人眾兩披，爾乃得前。便散五華，皆止空中，變成花蓋，面七十里，二花住佛兩肩上，如根生。菩薩歡喜，布髮著地：『願尊蹈之。』佛言：『豈可蹈乎？』菩薩對曰：『唯佛能蹈！』佛乃蹈之，即住而笑，口中五色光出，離口七尺，分為兩分：一光繞佛三匝，光照三千大千剎土，莫不得所，還從頂入；一光下入十八地獄，苦痛一時得安。

「諸弟子白佛言：『佛不妄笑，願說其意。』佛言：『汝等見此童子不？』『唯然已見。』世尊言：『此童子於無數劫，所學清淨，降心棄命，捨欲守空，不起不滅，無倚之慈，積德行願，今得之矣！』

「佛告童子：『汝却後百劫，當得作佛，名釋迦文(漢言能仁)如來，無所著，至真，等正覺，劫名波陀(漢言為賢)，世界名沙埴(漢言恐畏國土)，父名白淨，母名摩耶，妻名裘夷，子名羅雲，侍者名阿難，右面弟子，名舍利弗，左面弟子，名摩訶目犍連，教化五濁世人，度脫十方，當如我也！』於是能仁菩薩，以得決言，踊躍歡喜疑解望止，[火\*霍]然無想，寂而入定，便逮清淨，不起法忍，即時身踊，懸在空中，去地七仞，從上來下，稽首佛足，便作沙門。

「佛說偈言：

「『汝當於是世，把草坐樹下，  
戒力定慧力，降伏魔官屬。  
汝行聖人場，打震甘露鼓，  
愍念眾生故，續轉無上輪。  
汝當於是世，善權無上慧，  
九十六外道，皆令得法眼。  
汝當於是世，慈哀行四恩，  
施惠法甘露，滅除三毒病。』

「能仁菩薩，承事錠光，至于泥日。奉戒清淨，守護正法，慈悲喜護，惠施仁愛，利人等利，救濟不倦，壽終上生兜術天上。欲救一切、攝度盲冥，從上來下，為轉輪王飛行皇帝，七寶導從。何等為七？一、金輪寶，二、神珠寶，三、玉女寶，四、典寶藏臣，五、典兵臣，六、紺馬寶珠髦[肆-聿+葛]，七、白象寶珠髦尾。

「金輪寶者，輪有千輻，雕文刻鏤，眾寶填廁，光明洞達，絕日月光，當在王上；王心有念，輪則為轉，案行天下，須臾周匝，是故名為金輪寶也。神珠寶者，至二十九日月盡夜時，以珠懸於空中，在其國上，隨國大小，明照內外，如晝無異，是故名為神珠寶也。玉女寶者，其身冬則溫暖，夏則清涼，口中青蓮花香，身栴檀香，食自消化，無大小便利之患，亦無女人惡露不淨，髮與身等，不長不短，不白不黑，不肥不瘦，是以名為玉女寶也。典寶藏臣者，王欲得金銀琉璃、水精摩尼、真珠珊瑚珍寶時，舉手向地，地出七寶向水，水出七寶向山，山出七寶向石，石出七寶，是故名為典寶藏臣也。典兵臣者，王意欲得四種兵——馬兵、象兵、車兵、步兵——臣白王言：『欲得幾種兵？若千若萬，若至無數？』顧視之間，兵即已辦，行陣嚴整，是故名為典兵臣也。紺馬寶者，馬青紺色，髦[肆-聿+葛]貫珠，搵摩洗刷，珠則墮落，須臾之間，更生如故；其珠鮮潔，又踰於前，鳴聲于遠聞一由旬，王時乘騎，案行天下，朝去暮還，亦不疲極，馬脚觸塵，皆成金沙，是故名為紺馬寶也。白象寶者，色白紺目，七肢平時，力過百象，髦尾貫珠，既鮮且潔，口有六牙，牙七寶色；若王乘時，一日之中，周遍天下，朝往暮返，不勞不疲，若行渡水，水不搖動，足亦不濡，是故名為白象寶也。

「爾時人民，壽八萬四千歲，後宮嫔女，各八萬四千，王有千子，仁慈勇武，一人當千，聖王治正，戒德十善，教授人民，天下太平，風雨順時，五穀熟成，食之少病，味若甘露，氣力豐盛，唯有七病：一者寒、二者熱、三者飢、四者渴、五者大便、六者小便，七者意所欲。聖王壽盡，又昇梵天，為梵天王。上為天帝，下為聖主，各三十六反，終而復始，欲度人故，隨時而出。

「菩薩勤苦，經歷三阿僧祇劫，劫垂欲盡，愍傷一切，輪轉無際，為眾生故，投身餒餓虎，勇猛精進，超躡九劫。能仁菩薩，於九十一劫，修道德、學佛意，行六度無極——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——善權方便，慈悲喜護，育養眾生，如視赤子，承事諸佛，積德無限，累劫勤苦，通十地行，在一生補處，功成志就，神智無量。期運之至，當下作佛，於兜術天上，興四種觀，觀視土地，觀視父母，生何國中，教化之宜先當度誰？白淨王者，是吾累世所生之父，拘利剎帝有二女，時在後園池中沐浴，菩薩舉手指言：『是吾世所生母也，當往就生。』時有五百梵志，皆有五神通，飛過宮城，不能得度，驚而相謂：『吾等神足，石壁皆過，因何等故，今不得度？』梵志師言：『汝見此二女不？一女當生三十二相大人；一女當生三十相人。是其威神，令吾等失神足。』是時音聲，普聞天下。

「是時白淨王，歡喜踊躍，貪得飛行皇帝來生其家，即便求索娉迎為妻。迦夷衛者，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，過去來今諸佛，皆生此地。

## 菩薩降身品第二

「於是能仁菩薩，化乘白象，來就母胎。用四月八日，夫人沐浴，塗香著新衣畢，小如安身，夢見空中有乘白象，光明悉照天下，彈琴鼓樂，絃歌之聲，散花燒香，來詣我上，忽然不現。夫人驚寤，王即問曰：『何故驚動？』夫人言：『向於夢中，見乘白象者，空中飛來，彈琴鼓樂，散花燒香，來在我上，忽不復現，是以驚覺。』王意恐懼心為不樂，便召相師隨若那，占其所夢。相師言：『此夢者，是王福慶，聖神降胎，故有是夢。生子處家，當為轉輪飛行皇帝；出家學道，當得作佛，度脫十方。』王意歡喜。於是夫人，身意和雅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今我所懷胎，必是摩訶薩，  
婬邪嫉恚止，身心清淨安。  
心常樂布施，持戒忍精進，  
定意入三昧，智慧廣度人。  
觀察大王身，敬如父以兄，  
瞻愍人民類，亦如己赤子。  
疾病醫藥療，飢寒施衣食，  
憐貧敬尊老，樂令生老滅。  
諸在獄閉繫，毒苦愁怖惱，  
願王加大慈，一時赦罪過。  
今我不欲聞，世俗音樂聲，  
志趣山林宴，清淨寂默定。』

「於是粟散諸小國王，聞大王夫人有娠，皆來朝賀，各以金銀珍寶衣被花香，敬心奉貢稱吉，無量夫人，舉手攘之，不欲勞煩。自夫人懷妊，天獻眾味，補益精氣，自然飽滿，不復饗王厨。十月已滿太子身成，到四月七日，夫人出遊，過流民樹下，眾花開化、明星出時，夫人攀樹枝，便從右脇生墮地。行七步，舉手而言：『天上天下，唯我為尊。三界皆苦，吾當安之。』應時天地大動，三千大千剎土莫不大明。釋梵四王與其官屬，諸龍、鬼神、閻叉、捷陀羅、阿須倫，皆來侍衛。有龍王兄弟，一名迦羅，二名鬱迦羅，左雨溫水，右雨冷泉，釋梵摩持天衣裹之，天雨花香，彈琴鼓樂，熏香燒香，擣香澤香，虛空側塞。夫人抱太子，乘交龍車，幢幡伎樂，導從還宮。

「王聞太子生，心懷喜躍，即與大眾、百官群臣、梵志、居士長者、相師，俱出往迎。王馬足觸地，五百伏藏，一時發出，海行興利，於時集至梵志相師，普稱萬歲，即名太子，號為悉達(漢言財吉)。王見釋梵四王、諸天龍神彌滿空中，敬心肅然，不識下馬禮太子。時未至城門，路側神廟一國所宗，梵志相師咸言：『宜將太子禮拜神像。』即抱入廟，諸神形像，皆悉顛覆。梵志相師、一切大眾皆言：『太子實神實妙，威德感化，天神歸命。』咸稱太子，號天中天。

「於是還宮，天降瑞應，三十有二：一者、地為大動坵墟皆平，二者、道巷自淨臭處更香，三者、國界枯樹皆生花葉，四者、苑園自然生奇甘果，五者、陸地生蓮花大如車輪，六者、地中伏藏悉自發出，七者、中藏寶物開現精明，八者、篋笥衣被被在椀架，九者、眾川萬流停住澄清，十者、風霽雲除空中清明，十一者、天為四面細雨澤香，十二者、明月神珠懸於殿堂，十三者、宮中火燭為不復用，十四者、日月星辰皆住不行，十五、沸星下現侍太子生，十六、天梵寶蓋彌覆宮上，十七、八方之神奉寶來獻，十八、天百味飯自然在前，十九、寶甕萬口懸盛甘露，二十、天神牽七寶交露車至，二十一、五百白象子自然羅在殿前，二十二、五百白師子子從雪山出羅住城門，二十三、天諸婁女現伎女肩上，二十四、諸龍王女繞宮而住，二十五、天萬玉女把孔雀拂現宮牆上，二十六、天諸婁女持金瓶盛香汁列住空中侍，二十七、天樂皆下同時俱作，二十八、地獄皆休毒痛不行，二十九、毒蟲隱伏吉鳥翔鳴，三十、漁獵怨惡一時慈心，三十一、境內孕婦生者悉男，聾盲瘡痼、癱殘百疾，皆悉除愈，三十二、樹神人現低首禮侍。當此之時，十六大國，莫不雅奇歎未曾有。

「於是香山有道士名阿夷，中夜覺天地大動，觀見光明暉赫非常，山中有花，名優曇鉢，花中自然生師子王，墮地便行七步，舉頭而吼，面四十里，其中飛鳥走獸、蜻飛蚊行蠕動之類，莫不懾伏。阿夷念言：『世間有佛，應現此瑞。今世五濁盛惡，何故有此吉祥瑞應？』天曉飛到迦維衛國，未及國城，四十里外，忽然落地。心甚驚喜：『此必有佛，於我無疑。』步詣宮門，門監白王：『阿夷在門。』王愕然曰：『阿夷常飛，今者何故在門求通？』王即出禮拜迎，澡洗沐浴，施新衣服，問訊

：『今日臨顧，勞屈尊聖！』阿夷答言：『聞大王夫人生太子，故來瞻省。』勅其內人，抱太子出。侍女白言：『太子疲懈，始得安眠。』阿夷喜悅，便說偈言：

「『大雄常自覺，    覺諸不覺者，  
歷劫無睡臥，    豈當眠寐乎？』

「於是侍女，抱太子出，欲以太子向阿夷禮。阿夷便驚起，前禮太子足。國王及群臣，見國師阿夷敬禮太子，心便悚然，益知至尊，即頭面禮太子足。阿夷猛力，迴伏百壯士，方抱太子，筋骨委震，見奇相三十二、八十種好，身如金剛，殊妙難量，悉如祕識，必當成佛，於我無疑，淚下哽咽悲不能言。時王惶怖請問：『太子有不祥乎？吉凶願告，幸勿有難。』阿夷自抑制，即便說偈言：

「『今生大聖人，    除世諸災患，  
傷我自無福，    七日當命終。  
不見神變化，    說法兩世間，  
今與太子別，    是故自悲泣。』  
太子舉手言：    『五道十方人，  
吾當盡教化，    皆令得其所。  
本我意所願，    當度薩和薩，  
一人不得道，    吾不入泥洹。』

「於是阿夷喜，重禮太子足。白淨王怖止歡喜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太子有何相？    當何治於世？  
願為一一說，    諸相有何福？』

「時阿夷以偈答王言：

「『今觀太子身，    金色堅固志，  
無上金剛杵，    舂破姪欲山。  
大人相滿具，    足下安平趾，  
居國常平治，    出家等正覺。  
手足輪相現，    其好有千輻，  
是故轉法輪，    得佛三界尊。  
鹿牀而龍髀，    隱相陰馬藏，  
觀者無有厭，    是故法清淨。  
纖長手臂指，    軟掌鞞中里，  
是故法久長，    千歲在世教。  
皮毛柔軟細，    右旋不受塵，  
金色鉤鎖骨，    是故伏外道。  
方身師子臆，    旋轉不阿曲，

平住手過膝，是故一切禮。  
身有七處滿，千子力當敵，  
菩薩宿作行，是故無怨惡。  
口含四十齒，方白而齊平，  
甘露法率眾，是故有七寶。  
頰車如師子，四牙萬字現，  
佛德現天下，是故豐三世。  
味味次第味，所食識其味，  
是以設法味，施與於一切。  
廣舌如蓮華，出口覆其面，  
是故種種音，受者如甘露。  
語聲哀鸞音，誦經過梵天，  
是故說法時，身安意得定。  
眼相紺青色，世世慈心觀，  
是故天人類，視佛無有厭。  
頂特生肉髻，髮色紺琉璃，  
欲度一切故，是以法隆盛。  
面光如滿月，色像花初開，  
是以眉間毫，白淨如明珠。』

「於是王深知其能相，為起四時殿，春、秋、冬、夏。各自異處，於其殿前列種甘果樹，樹間七寶浴池，池中奇花，色色各異，譬如天花，水類之鳥，數十百種，宮城牢固，七寶樓觀懸鈴幡幢，門戶開閉，聲聞四十里，選五百妓女，擇取溫雅禮儀備者，供養娛樂，育養太子。太子生日，國中八萬四千長者，生子悉男，八萬四千廐馬生駒，其一特異，毛色絕白，髦[肆-聿+葛]貫珠，以是之故，名為騫特。廐生白象，八萬四千，其一白象，七肢平時，髦尾貫珠，口有六牙，是故名為白象之寶。白馬給乘，奴名車匿。

「太子生七日，其母命終，以懷天師功德大故，生忉利天，封受自然。太子在宮，不樂憤鬧，志思閑燕。王問侍女：『太子樂乎？』侍女白言：『供養伎樂，不失時節，觀省太子，不以歡樂。』王用愁憂，即召群臣：『阿夷相言，必成佛道。以何方便，使太子留，令無道志。』有一臣言：『唯教書疏，用繫志意。』即與其僕五百人俱，共詣師門。師聞太子至，即出拜迎。太子問言：『此為何人？』臣言：『是國教書師也。』太子問言：『閻浮提書凡有六十四種，即數書名，今用何書，以相教示？』梵志惶怖，答太子言：『六十四種，已所未聞，唯持二書，以教人民。即時歸命，願赦不及。』



### 試藝品第三

「於是太子，與諸官屬，即迴還宮。至年十七，妙才益顯，晝夜憂思，未曾歡樂，常念出家。王問其僕：『太子云何？』其僕答言：『太子日日憂悴，未嘗歡樂。』王復愁憂召諸群臣：『太子憂思，今當如何？』有一臣言：『令習兵馬。』或言：『當習手搏射御。』或言：『當令案行國界，使觀施為，散諸意思。』有一臣言：『太子已大，宜當娶妻以迴其志。』王為太子，採擇名女，無可意者。有小國王，名須波佛(漢言善覺)，有女名裘夷，端正皎潔天下少雙，八國諸王，皆為子求，悉不與之。白淨王聞即召善覺，而告之曰：『吾為太子，聘取卿女。』善覺答言：『今女有母，及諸群臣國師梵志，當卜所宜，別自啟白。』

「善覺歸國，愁憂不樂，絕不飲食。女即問王：『體力不安？何故不樂？』父言：『坐汝令吾憂耳。』女言：『云何為我？』父言：『聞諸國王來求索汝，吾皆不許。今白淨王，為太子求汝，若不許者，恐見誅罰，適欲與者，諸國怨結。以是之故，令吾憂感！』女言：『願父安意，此事易耳。我却七日，自處出門。』善覺聽之，表白淨王：『女即七日，自出求處國中勇武技術最勝者，爾乃為之。』白淨王念：『太子處宮，未曾所習，今欲試藝，當如何乎？』

「至其時日，裘夷從五百侍女，詣國門上，諸國術士，普皆雲集，觀最妙技禮樂備者，我乃應之。王勅群臣，當出戲場觀諸技術。王語優陀：『汝告太子：「為爾娶妻，當現奇藝。」』優陀受教往告太子：『王為娶妻，令試禮樂，宜就戲場。』太子即與優陀、難陀、調達、阿難等五百人，執持禮樂射藝之具，當出城門，安置一象，當其城門，決有力者。調達先出，見象塞門，擯之一拳，應時即死。難陀尋至，牽著道側。太子後來，問其僕曰：『誰枉殺象？』答言：『調達殺之！』『誰復移者？』答言：『難陀！』菩薩慈仁，徐前接象，舉擲城外，象即還穌更生如故。

「調達到場，撲眾力士，莫能當者，諸名勇力，皆為摧辱。王問其僕：『誰為勝者？』答言：『調達。』王告難陀：『汝與調達二人相撲。』難陀受教即撲，調達頓躡悶絕，以水灌之，有頃乃穌。王復問言：『誰為勝者？』其僕答言：『難陀得勝。』王告難陀：『與太子決。』難陀白王：『兄如須彌，難陀如芥子，實非其類。』拜謝而退。

「復以射決，先安鐵鼓，十里置一，至于七鼓，諸名射者，其箭力勢，不及一鼓，調達放發，徹一中二，難陀徹二，箭貫三鼓，其餘藝士，無能及者。太子前射，挽弓皆折，無可手者。告其僕曰：『吾先祖有弓，今在天廟，汝取持來。』即往取弓，二人乃勝，令與眾人無能舉者。太子張弓，弓聲如雷。傳與大眾，莫能引者。太子攬牽彈弓之聲，聞四十里，彎弓放箭，徹過七鼓，再發穿鼓入地，泉水涌出，三發貫鼓著鐵圍山，一切眾會歎未曾有。諸來決藝，悉皆受折慚辱而去。

「復有力人王，最於後來，壯健非常勇猛絕世，謂調達、難陀為不足擊，當與太子共決技耳。被辱去者，審呼能報，踊躍歡喜，語力人王：『卿之雄傑世無當者，決力取勝，必自如意。』皆隨從還，觀與太子決於勝負。調達、難陀奮其威武，便前欲擊。太子止言：『此非為人，大力魔王耳。卿不能制，必受其辱。吾自當之。』父王聞此，念太子幼，深為愁怖；諸來觀者，謂勝太子。時力人王，踰地勇起，奮臂舉手，前撮太子，太子應時，接撲著地，地為大動。眾會重辱，散去忽滅。太子殊勝，椎鍾擊鼓，彈琴歌頌，騎乘還宮。

「優陀語善覺言：『太子技藝，事事殊特。卿女裘夷，今為所在？』善覺答言：『從五百侍女在城門上。』優陀白太子言：『宜現奇特。』太子脫身珠瓔，欲遙擲之。優陀言：『眾女大多，今擲與誰？』太子言：『珠瓔著頸則是其人。』尋便擲珠，即著裘夷。一切眾女，皆稱：『妙哉！甚為奇特，世之希有。』於是善覺，嚴辦送女，詣太子宮，眾伎侍從，凡二萬人，晝夜娛樂，絕世之音。太子志意，不以為歡，常欲棄捨，靜修道業，濟度眾生。

「王問其僕：『太子迎妃以來，意志云何？』僕答王言：『憂思不樂，身體羸瘦，轉不如前。』王心愁憂，即召群臣：『太子不悅，當如之何？』諸臣議言：『宜復娉娶，增其伎樂。』儻能迴志，樂於世間，即復為娉妙女，一名眾稱味，二名常樂意。其一夫人者，二萬婬女，三夫人者，凡有六萬婬女，端正妙好，天女無異。王問裘夷：『太子今有六萬婬女，伎樂供養，太子寧樂乎？』答言：『太子夙夜專精志道，不思欲樂。』王聞憂慘，召諸群臣復共議言：『今供太子，盡世珍奇，而故專志未曾歡樂。必如阿夷言乎？』諸臣答言：『六萬婬女，極世之樂，不以為歡，宜使出遊觀於治政，以散道意。』

### 修行本起經卷上

遊觀品第三

「於是王告太子：『當行遊觀。』太子念言：『久在深宮，思欲出遊，審得所願。』王勅國中，太子當出，嚴整道巷，灑掃燒香，懸繪幡蓋，務令鮮潔。太子導從，千乘萬騎，始出東城門，時首陀會天，名難提和羅，欲令太子速疾出家，救濟十方三毒火然，願雨法水，以滅毒火。難提和羅，化作老人，踞於道傍，頭白齒落，皮緩面皺，肉消脊癯，支節萎曲，眼淚鼻涕，涎出相屬，上氣肩息，身色黧黑，頭手肱掉，軀體戰懼，惡露自出，坐臥其上。太子問言：『此為何人？』天神寤僕，僕言：『老人。』『何等為老？』曰：『夫老者，年耆根熟，形變色衰，氣微力竭，食不消化，骨節欲離，坐起須人，目[穴/具]耳聾，便旋即忘，言輒悲哀，餘命無幾，故謂之老。』太子歎曰：『人生於世，有此老患，愚人貪愛，何可樂者？物生於春，秋冬悴枯，老至如電，身安足恃。』即說偈言：

「『老則色衰，病無光澤，  
皮緩肌縮，死命近促。  
老則形變，喻如故車，  
法能除苦，宜以力學。  
命欲日夜盡，及時可勤力，  
世間諦非常，莫惑墮冥中。  
當學燃意燈，自練求智慧，  
離垢勿染污，執燭觀道地。』

「於是太子，即迴車還，愍傷一切，有此太患，憂思不樂。王問其僕：『太子出遊，何故速還？』其僕答言：『道逢老人，傷念不樂。』還宮愁思，數年小差，復欲出遊。王勅國中，太子當出，禁諸臭穢，莫在道側。於是太子，駕乘出城南門。天化為病人，在于道側，身瘦腹大，軀體黃熟，咳嗽嘔[口\*逆]，百節痛毒，九孔敗漏，不淨自沒，目不見色，耳不聞聲，呻吟呼吸，手足摸空，喚呼父母，悲戀妻子。太子問曰：『此為何等？』其僕答言：『病人也。』『何如為病？』答言：『人有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大有百一病，展轉相鑽，四百四病，同時俱作，此人必以極寒、極熱、極飢、極飽、極飲、極渴，將節失所，臥起無常，故致斯病。』太子嘆曰：『吾處富貴，極世所珍，飲食快口，放心自恣，婬於五欲，不能自覺，亦當有病，與彼何異。』即說偈言：

「『是身為脆哉，常俱四大中，  
九孔不淨漏，有老有病患。』

生天皆無常， 人間老病憂，  
觀身如雨泡， 世間何可樂。』」

「於是太子，迴車還宮，思念一切有此大患。王問其僕：『太子出遊，今者何如？』其僕答言：『逢見病人，於是不樂。』數年小差，復欲出遊。王勅國中，太子當出，平治臭處，無令近道。出西城門，天作死人，扶輿出城，室家隨車，啼哭呼天，奈何捨我，永為別離。太子問曰：『此為何等？』僕言：『死人。』『何如為死？』答言：『死者盡也，精神去矣。四大欲散，魂神不安，風去息絕，火滅身冷，風先火次，魂靈去矣。身體挺直，無所復知，旬日之間，肉壞血流，臃脹爛臭，無一可取。身中有蟲，蟲還食之，筋脉爛盡，骨節解散，髑髏異處，脊脇肩臂，髀脛足指，各自異處，飛鳥走獸，競來食之。天龍鬼神，帝王人民，貧富貴賤，無免此患。』太子長嘆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觀見老病死， 太子心長歎，  
人生無常在， 吾身亦當然。  
是身為死物， 精神無形法，  
假令死復生， 罪福不敗亡。  
終始非一世， 從癡愛久長，  
自此受苦樂， 身死神不喪。  
非空非海中， 非入山石間，  
無有地方所， 脫止不受死。』

「於是太子，迴車還宮，愍念眾生有老、病、死苦惱大患，憂思不食。王問其僕：『太子出遊，寧有樂乎？』即答王言：『逢見死人，遂致不樂。』數年小差，復欲遊觀，嚴駕出北城門。天復化作沙門，法服持鉢，行步安詳，目不離前。太子問曰：『此為何人？』其僕答曰：『沙門也！』『何等為沙門？』『蓋聞沙門之為道也，捨家妻子，捐棄愛欲，斷絕六情，守戒無為，得一心者，則萬邪滅矣。一心之道，謂之羅漢，羅漢者真人也。聲色不能污，榮位不能屈，難動如地，已免憂苦，存亡自在。』太子曰：『善哉！唯是為快。』即說偈言：

「『痛哉有此苦， 生老病死患，  
精神還入罪， 經歷諸勤苦。  
今當滅諸苦， 生老病死除，  
不復與愛會， 永令得滅度。』

「於是太子，即迴車還，齋思不食。王問其僕：『太子又出，意豈樂乎？』僕言：『行見沙門，倍更憂思，不向飲食。』王聞大怒，舉手自擊，前勅修道，復令太子輒見不祥，罪應刑戮。即召群臣，各使建議，設何方術，當令太子不出學道。有一臣言：『宜令太子監農種殖，役其意思，使不念道。』便以農器犁牛千具，僕從大小相

率上田，令監課之。太子坐閻浮樹下，見耕者墾壤出蟲，天復化令牛領興壤，蟲下淋落，鳥隨啄吞。又作蝦蟇，追食曲蟾，蛇從穴出，吞食蝦蟇，孔雀飛下啄吞其蛇，有鷹飛來，搏取孔雀，鵬鷲復來，搏撮食之。菩薩見此眾生品類展轉相吞，慈心愍傷，即於樹下得第一禪。日光赫奕，樹為曲枝，隨蔭其軀。

「王念太子，常在宮中，未曾執苦，即問其僕：『太子何如？』對言：『今在閻浮樹下，一心禪定。』王曰：『吾令監作欲亂其思，然故禪定，在家何異？』王勅嚴駕便往迎之。遙見太子，樹枝曲蔭，神曜非常。不識下馬，為作禮時，即與俱還。未及城門，無數千人，華香奉迎，相師一切，稱壽無量。王問：『何故？』梵志答言：『明旦日出，七寶當至。』王大歡喜，必成聖王。

## 出家品第五

「是時太子，還宮思惟，念道清淨，不宜在家，當處山林，研精行禪。至年十九，四月七日，誓欲出家。至夜半後，明星出時，諸天側塞虛空，勸太子去。時裘夷見五夢，即便驚覺，太子問之：『何故驚寤？』對曰：『向者夢中，見須彌山崩、月明落地、珠光忽滅、頭髻墮地、人奪我蓋，是故驚覺。』菩薩心念：『五夢者應吾身耳，念當出家。』告裘夷言：『須彌不崩、月明續照、珠光不滅、頭髻不落、傘蓋今在，且自安寐，莫憂失蓋。』於是諸天言：『太子當去，恐作稽留。』召烏蘇慢(漢名厭神)，適來入宮，國內厭寐。時難提和羅，化諸宮殿盡為塚墓，裘夷伎女皆成死人，骨節解散，髑髏異處，臃腫爛臭，青瘀膿血，流漫相屬。太子觀視宮殿，悉作塚墓，鷄鶻狐狸，豺狼鳥獸，飛走其間。太子觀見一切所有，如幻如化如夢如響，皆悉歸空，而愚者保之。即呼車匿，急令被馬。車匿言：『天尚未曉，被馬何湊？』太子為車匿而說偈言：

「『今我不樂世，    車匿莫稽留，  
使吾本願成，    除汝三世苦。』

「於是車匿，即行被馬，馬便跳踉，不可得近。還白太子：『馬今不可得被。』菩薩自往拊拍馬背，而說頌言：

「『在於生死久，    騎乘絕於今，  
騫特送我出，    得道不忘汝。』

「於是被馬訖。騫特自念言：『今當足[跳-兆+答]地，感動中外人。』四神接舉足，令脚不著地。馬時復欲鳴，使聲遠近聞。天神散馬聲，皆令入虛空。太子即上馬，出行詣城門，諸天、龍神、釋梵四天，皆悉導從，蓋於虛空。時城門神人現，稽首言：『迦維羅衛國，天下最為中。豐樂人民安，何故捨之去？』太子以偈答言：

「『生死為久長，    精神經五道，  
使我本願成，    當開泥洹門。』

「於是城門自然便開，出門飛去。天曉，行四百八十里，到阿奴摩國(漢言常滿)。太子下馬，解身寶衣纓絡寶冠，盡與闡特，告言：『汝便牽馬歸，上謝大王及國群臣。』闡特言：『今當隨從，供給所須，不可獨還放馬令去。山中多有毒蟲虎狼師子，誰當供養飲食水漿床臥之具？當何從得，要當隨從與并身命。』騫特長跪，淚出舐足，見水不飲，得草不食，嗚啼流涕徘徊不去。太子復說偈言：

「『身強得病摧，    氣盛老至衰，  
死亡生別離，    云何樂世間。』

「於是闡特，悲泣禮足，牽馬辭還。未至國城，四十里外，白馬悲鳴，其聲徹國中，國中皆云：『太子來還！』舉國人民，絡繹出迎，但見闡特牽馬空還。裘夷見此，自投殿下，前抱馬頸淚下交橫。王見裘夷泣，五內皆摧傷，自抑告言曰：『吾子學自然。』國中臣民，見王及裘夷哽咽悲泣，莫不為摧傷。裘夷日夜思，王便召群臣：『吾有一太子，捨我而入山。卿曹今差次，令數滿五人，共追侍太子，慎勿中來還。』

「太子得離俗，踊躍欣喜，安徐步行入城。國人覩太子，歡喜無有厭。太子離恩愛，遠諸苦惱根，思欲刈頭髮，倉卒無有具。帝釋持刀來，天神受髮去，遂復前行。國中人民，隨而觀之。於是出國，小復前行，到摩竭國，從右門入左門出。國中人民，男女大小，見太子者，或言天人，或言帝釋梵王、天神龍王，歡喜踊躍，不知何神。太子知其所念，便下道坐樹下，人民圍繞，歡喜觀視。時國王瓶沙，即問臣吏：『國中何以寂默，了無音聲？』對曰：『朝有道士，經國過去，光相威儀，非世所有。國人大小，追出而觀，于今未還。』

「於是王與群臣，出詣道士。遙見太子光相殊妙，便問太子：『是何神乎？』太子答言：『吾非神也！』『若非神者，從何國來？何所姓族？』太子報言：『吾出香山之東、雪山之北，國名迦維，父名白淨，母名摩耶。』瓶沙問言：『將非悉達乎？』答言：『是也！』驚起禮足：『太子生多奇異，形相炳著，當君四天下為轉輪聖王，四海顛顛冀神寶至。何棄天位，自投山藪？必有異見，願聞其志。』太子答言：『以吾所見，天地人物，出生有死，劇痛有三，老、病、死苦，不可得離。身為苦器，憂畏無量，若在尊寵，則有憍逸，貪求快意，天下被患，此吾所厭故欲入山。』諸耆長曰：『夫老、病、死，自世之常，何獨預憂？乃棄美號，隱遁潛居，以勞其形，不亦難耶？』

「於是太子，即說頌言：

「『如令人在胎，不為不淨；  
如令在淨，不為不淨污；  
如令苦，不為多、無有數；  
假令如是，誰不樂世者？

如令人老形，不若干變；  
如令善行者，不為惡行；  
如令愛別離，不為苦痛；  
假令如是，誰不樂世者？  
如令病瘦，無復有大畏；  
如令後世，無有諸惡對；  
如令墮地獄，無有苦痛；  
假令如是，誰不樂世者？  
如令年少形，不變壞者；  
如令所不可，不以著心；  
如令死至時，無有眾畏；  
假令如是，誰不樂世者？  
如令愚癡，不以為厚冥；  
如令瞋恚，不為強怨家；  
如令五樂心，不為染惡；  
假令如是，誰不樂世者？  
如令不與，諸癡人共居；  
如令眾癡法，自遠離人；  
如令諸癡人，無有思想；  
假令如是，誰不樂世者？  
如令諸惡種，不若干輩；  
如令諸惡，盡滅自離人；  
如令諸惡念，無有思想；  
假令如是，誰不樂世者？  
如令世間惡，為最尊上；  
如令惡行已，滅不復生；  
如令諸惡行，盡無有實；  
假令如是，誰不樂世者？  
如令諸天，食福常不動；  
如令世人，壽命得常存；  
如令諸處所，不為行趣；  
假令如是，誰不樂世者？  
如令諸蔭蓋，不為怨家；  
如令諸六入，無有苦惱；

如令一切世間，為不苦；  
假令如是，誰不樂世者？」

「於是如諸君言：『不當預憂，使我為王，老到病至，若當死時，寧有代我受此厄者不？如無有代，胡可勿憂？天下有慈父孝子，愛徹骨髓，至當死時不得相代。若此偽身，苦至之日，雖居高位，六親在側，如為盲人設燭，何益於無眼者。吾觀眾行，一切無常，皆化非真，樂少苦多。身非己有，世間虛無，難得久居。物生有死，事成有敗，安則有危，得則有亡。萬物紛擾，皆當歸空，精神無形，躁濁不明。行致死生之厄，非直一受而已也。但為貪愛，蔽在癡網，沒生死河，莫之能覺。故吾欲入山，一心思四空淨，度色滅恚，斷求念空，無所適莫，是將反其原而歸其本，始出其根，如我願得乃可大安。』瓶沙王及諸耆長，歡喜意解：『太子志妙，世間難有，必得佛道，願先度我。』

「太子默然而逝，復前念言：『今我入山，當用寶衣為？世間癡人，皆為財所危。』即便見獵師，駟遊被法衣。太子喜念言：『此則真人衣，度世慈悲服，獵者何故著？心念欲貿易，成我志所願。』便持金縷衣，貿所法震越。獵者內歡喜，菩薩亦俱然。太子被震越，柔軟鮮且潔，顧視僧伽梨，過佛無差別，於是遂入山。菩薩得法服，欣喜光照耀。山林諸道士，一名為阿蘭，二名為迦蘭，學來積年，四禪具足，獲致五通，見光驚怖，此何瑞應？便共出觀，遙見太子：『是為悉達，今果出家。善來悉達便坐是榻，冷泉美果今可食之。』而作頌曰：

「『日王初出時，在於山頂上，  
是故慧明照，一切諸群生。  
若有觀面像，終竟不知厭，  
是故道德最，無雙無有比。』

「是時菩薩而說頌曰：

「『雖修四定意，不知無上慧，  
道心正為本，不在事邪神。  
行俗謂為真，長夜求梵天，  
是故不識道，輪轉墮生死。』

「於是菩薩，行起慈心，遍念眾生老耄專愚，不免疾病死喪之痛，欲令解脫，以一其意；而起悲心，愍傷一切，皆有飢渴寒暑得失罪咎艱難之患，欲令安隱，以一其意；而起喜心，念諸世間，皆有憂苦恐怖遭逢之患，欲令淡泊，以一其意；而起護心，欲度五道八難眾生，愚蔽矇闇，不見正道，念欲成濟使得無為，以一其意；得善不喜，逢惡不憂，捨世八事，利衰毀譽稱譏苦樂，不以傾動，成二禪行。

「復前到斯那川，其川平正，多眾果樹，處處皆有流泉浴池，其中淨潔，無有蚊、蜂、蚊、虻、蠅、蚤。川中道士，名為斯那，教授弟子等五百人，修其所術。於是



菩薩坐娑羅樹下，便為一切志求無上正真之道。諸天奉甘露，菩薩一不肯受，自誓日食一麻一米，以續精氣。端坐六年，形體羸瘦，皮骨相連，玄精靜寞，寂默一心，內思安般——一數、二隨、三止、四觀、五還、六淨——遊志三四出十二門，無分散意，神通妙達，棄欲惡法，無復五蓋，不受五欲，眾惡自滅，念計分明，思視無為，譬如健人得勝怨家，意以清淨，成三禪行。

「天帝釋意念言：『菩薩坐樹下，六年已滿，形體羸瘦，今當使世間人，奉轉輪王食，補六年之飢虛。』便感斯那二女，使於夢中見天下盡成為水，中有一花七寶光色，須臾便萎，失其本色。見有一人，以水灑上，更生如故。水中眾花，始生萌芽，覆水而出。二女夢寤，怪未曾有，即啟語父。其父不解，盡問耆年，皆不能說。天帝復下化作梵志，為女解夢言：『汝見天下水中生一花者，是白淨王太子初生時；今在樹下六年，身羸形瘦，是花萎時；見一人水灑更生者，是能獻食者；小花萌芽欲出者，是五道生死人也。』時天帝釋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六年不傾猗，亦不念飢寒，  
精進無所著，形瘦骨皮連。  
汝等修敬意，奉獻於菩薩，  
現世獲大福，後世受果報。』

「女言：『獻食者其法云何？』梵志答言：『當取五百牛乳，展轉相飲至于一牛，[愨-心+牛]一牛湏持用作糜，乳糜涌沸，出高七仞，左上右下，右上左下，斟糜入鉢，釜杓不污。』二女恭肅，奉獻菩薩。菩薩意念，欲先沐浴然後受糜，行詣流水側，洗浴身形。浴訖欲出水，天神按樹枝，二女奉乳糜。得色氣力充，呪願福無量，令女歸三尊。食畢洗手漱口，澡鉢已還擲水中，逆流未至七里，天化作金翅鳥飛來捧鉢去，并髮一處，供養起塔。即復前行，當渡尼連禪河。是時菩薩，便說偈言：

「『渡水尼連禪，慈愍一切人，  
五道三毒垢，使除如水淨。  
菩薩興是念，一切癡墮冥，  
當持八直水，洗除三毒垢。  
是時始上岸，青雀有五百，  
飛來繞菩薩，三匝悲鳴去。』

「於是復前行，當過瞿龍池時，龍大歡喜，踊出見菩薩，便說偈言：

「『善哉見悉達，來救何以晚，  
本請一切眾，無上甘露漿。  
行步地震動，眾樂自然鳴，  
正與過佛等，於我無有疑。  
今持無上慧，降伏諸魔怨，

今當佛日照， 覺諸群生眠。』

「於是復前行，望見叢林山，其地平正，四望清淨，生草柔軟，甘泉盈流，花香茂潔，中有一樹，高雅奇特，枝枝相次，葉葉相加，花色蓊鬱，如天莊飾，天幡在樹頂，是則為元吉，眾樹林中王。於是小前行，見一刈草人，菩薩便問曰：『今汝名何等？』『我名為吉祥，今刈吉祥草。』『今汝施我草，十方皆吉祥。』時人吉祥即說偈言：

「『以棄聖王位， 七寶玉女妻，  
金銀之床榻， 毳毼錦繡褥。  
吉祥哀樂聲， 八部真音響，  
超越過梵天， 今用芻草為？』

「菩薩以偈答言：

「『發願阿僧祇， 欲度五道人，  
今往滿本願， 是故欲得草。』

「人與把亂草， 便持向樹王：  
『世間意皆亂， 我當正其志。』

「即持草灑地， 齊正如所言，  
菩薩便坐上， 一切蒙其恩。  
菩薩作三要： 『心坐及其樹，  
若我不得道， 終不離三誓。  
言我肌骨枯， 不動會當成，  
過佛得道時， 皆悉出一心。』

「於是菩薩，安坐入定，棄苦樂意，無憂喜想，心不依善，亦不附惡，正在其中，如人沐浴淨潔覆以白褻，中外俱淨，表裏無垢，喘息自滅，寂然無變，成四禪行。以得定意，不捨大悲，智慧方便，究暢要妙，通三十七道品之行。何謂三十七品？一為四意止，二為四意斷，三為四神足，四為五根，五為五力，六為七覺意，七為八直行。周而復始，苦空非常，無想無願。『我念世間，貪愛嗜欲，墮生死苦，少能自覺本從十二因緣起。何等為十二本？從癡行便有識，緣識行便有名字，從名字行便有六入，緣六入行便有更樂，緣更樂行便有痛，緣痛行便有愛，緣愛行便有受，緣受行便有有，緣有行便有生，緣生行便有老死憂悲苦痛心惱大患，具有精神，從是轉墮生死。欲得道者，當斷貪愛，滅除情欲，無為無起，然則癡滅。癡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字滅，名字滅則六入滅，六入滅則更樂滅，更樂滅則痛滅，痛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死憂悲苦痛心惱大患皆盡，是謂得道。』

「菩薩心自念言：『今當降魔官屬。』即放眉間毫相光明，感動魔宮。魔大惶怖，心中不寧，觀見菩薩，已在樹下，清淨無欲，精思不懈，心中煩毒，飲食不甘，伎樂不御，念是道成，必大勝我，欲及其未作佛，壞其道意。魔子須摩提(漢言賢意)前諫父曰：『菩薩行淨，三界無比，以得自然神通，眾梵諸天億百皆往禮侍，此非天人所當沮壞，無為興惡自毀其福。』魔王不聽，三女自占，一名恩愛，二名常樂，三名大樂：『父王莫憂，吾等自往壞菩薩道意，不足勞父王，勿復憂念。』

「於是三女，嚴莊天服，從五百玉女，到菩薩所，彈琴歌頌，姪欲之辭欲亂道意。三女復言：『仁德至重，諸天所敬，應有供養，故天獻我。我等好潔，年在盛時，願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。』菩薩答言：『汝宿有福，受得天身，不惟無常，而作妖媚，形體雖好，而心不端。譬如畫瓶中盛臭毒，將以自壞。有何等奇，福難久居，姪惡不善，自亡其本，福盡罪至，墮三惡道，受六畜形，欲脫致難。汝輩亂人道意，不計非常，經歷劫數，展轉五道。今汝曹等，未離勤苦。吾在世間，處處所生，觀視老者如母，中者如姊，小者如妹，諸姊等各各還宮，勿復作是曹事。』菩薩一言，便成老母，頭白齒落，眼冥脊僵，柱杖相扶而還。

「魔見三女還皆成老母，益大忿怒，更召鬼神王，合得十八億，皆從天來下，圍繞菩薩，三十六由旬，皆使變成師子、熊羆、兕虎、象、龍、牛、馬、犬、豕、猴猿之形，不可稱言。蟲頭人軀蛇身龜之首，而有六目，或一頸而多頭，齒牙爪距，擔山吐火，雷電四繞，攬持戟鉞。菩薩慈心，不驚不怖一毛不動，光顏益好，鬼兵不能得近。魔王便前說偈問言——菩薩慈心，所問盡答——曰：

「『比丘何求坐樹下，樂於林藪毒獸間，  
雲起可畏窈冥冥，天魔圍繞不以驚。』

「『古有真道佛所行，恬憒為上除不祥，  
其成最勝法滿藏，吾求斯座決魔王。』

「『汝當作王轉金輪，七寶自至典四方，  
所受五欲最無比，斯處無道起入宮。』

「『吾覩欲盛吞火銅，棄國如唾無所貪，  
得王亦有老死憂，去此無利勿妄談。』

「『何安坐林如大語，委國財位守空閑，  
不見我興四部兵，象馬步兵十八億？』

「『已見猴猿師子面，虎兕毒蛇豕鬼形，  
皆持刀劍攬戈鉞，超躍哮吼滿空中。  
設復億垓神武備，為魔如汝來會此，  
矢刃火攻如風雨，不先得佛終不起。  
魔有本願令我退，吾亦自誓不空還，

今汝福地何如佛？ 於是可知誰得勝。』

「『吾曾終身快布施， 故典六天為魔王，  
比丘知我宿福行， 自稱無量誰為證？』

「『昔吾行願從錠光， 受拜為佛釋迦文，  
怒畏想盡故坐斯， 意定必解壞汝軍。  
我所奉事諸佛多， 財寶衣食常施人，  
仁戒積德厚於地， 是以脫想無患難。』

「菩薩即以智慧力， 申手按地是知我，  
應時普地軒大動， 魔與官屬顛倒墮。  
魔王敗績悵失利， 昏迷却踞前畫地，  
其子又曉心乃寤， 即時自歸前悔過：

「『吾以不復用兵器， 等行慈心却魔怨，  
世用兵器動人心， 而我以汝等眾生。  
若調象馬雖已調， 然後故態會復生，  
若得最調如佛性， 已如佛調無不仁。』

「垓天見佛擒魔眾， 忍調無想怨自降，  
諸天歡喜奉華臻： 『非法王壞法王勝。  
本從等意智慧力， 慧能即時禳不祥，  
能使怨家為弟子， 當禮四等道之證。  
面如滿月色從容， 名聞十方德如山，  
求佛像貌難得比， 當稽首斯度世仙。』

「菩薩累劫清淨之行，至儒大慈，道定自然，忍力降魔，鬼兵退散，定意如故，不以智慮，無憂喜想，是日夜半後，得三術闍(三術闍者漢言三神滿具足)，漏盡結解，自知本昔久所習行，四神足念，精進定、欲定、意定、戒定，得變化法，所欲如意，不復用思；身能飛行；能分一身，作百作千至億萬無數，復合為一；能徹入地，石壁皆過，從一方現，俯沒仰出，譬如水波；能身中出水火；能履水行虛，身不陷墜；坐臥空中，如飛鳥翔；立能及天，手捫日月，欲身平立，至梵自在；眼徹視，耳洞聽，意預知，諸天人龍鬼神蚊行蠕動之類，身行口言心所念，悉見聞知。諸有貪婬無貪婬者，有瞋怒無瞋怒者，有愚癡無愚癡者，有愛欲無愛欲者，有大志行無大志行者，有內外行無內外行者，有念善不念善者，有一心無一心者，有解脫意無解脫意者，一切悉知。

「菩薩觀天上、人中、地獄、畜生、鬼神五道，先世父母、兄弟、妻子中外姓字，一一分別，一世十世，百千億萬無數世事，至于天地一劫崩壞空荒之時，一劫始成，人物初興，能知十劫百劫至千萬億無數劫中，內外姓字，衣食苦樂，壽命長短，死

此生彼，展轉所趣，從上頭始，諸所更身，生長老終，形色好醜，賢愚苦樂，一切三界，皆分別知。見人魂神，各自隨行，生五道中，或墮地獄，或墮畜生，或作鬼神，或生天上，或入人形，有生豪貴富樂家者，有生卑鄙貧賤家者。知眾生或五陰自弊，一色像，二痛痒，三思想，四行作，五魂識，皆習五欲，眼貪色，耳貪聲，鼻貪香，舌貪味，身貪細滑，牽於愛欲，或於財色思望安樂，從是生諸惡本，從惡致苦。能斷愛習，不隨婬心，大如毛髮，受行八道，則眾苦滅，譬如無薪亦無火，是謂無為度世之道。

「菩薩自知，已棄惡本，無婬怒癡，生死五陰諸種悉斷，無餘災孽所作已成，智慧已了。明星出時，廓然大悟，得無上正真道，為最正覺，得佛十八法，有十神力、四無所畏。佛十八法者，謂從得佛至于泥曰，一、無失道，二、無空言，三、無妄志，四、無不淨意，五、無若干想，六、無不省視，七、志欲無減，八、精進無減，九、定意無減，十、智慧無減，十一、解脫無減，十二、度知見無減，十三、古世之事悉知見，十四、來世之事悉知見，十五、今世之事悉知見，十六、攬眾身行化以始所知，十七、攬眾言行化以始所知，十八、攬眾意行化以始所知，是為佛十八不共之法。

「十神力者，諸佛悉見知，深微隱遠，是處非處，明審如有，一力也；佛悉明知來今往古所造行地，其受報處，二力也；佛悉分別天人眾生彼彼異念，三力也；佛知眾生若干種語及度世語，四力也；佛悉了知世間雜種無量情態，五力也；佛能現禪解定行，除眾勞諍，六力也；佛知欲縛知欲解要在所宜行，七力也；佛智如海善言無量追識一切宿命所更，八力也；佛天眼淨見人物死神所出生，善惡殃福，隨行受報，九力也；佛漏已盡，無復縛著，神真叡智，自知見證，究暢道行，可作能作，無餘生死，其智明審，是為佛十神力也。

「四無所畏者，佛神智正覺，無所不知，愚人或言：『佛未悉知。』至於梵摩眾聖，皆莫能論佛之智故，獨步不懼，一無畏也。佛漏盡悉止，愚惑相言：『佛漏未盡。』至梵摩眾聖，莫能論佛之志故，獨步不懼，二無畏也。佛說經戒，天下誦習，愚惑相言：『佛經可過。』至梵摩眾聖，莫能論毀佛正經故，獨步不懼，三無畏也。佛現道義，言真而要，能度苦厄，愚惑相言：『不能度苦。』至梵摩眾聖，莫能論佛正道故，周行不懼，四無畏也。

「佛得是意，一切知見，坐自念言：『是實微妙，難知難明，甚難得也，高而無上，廣不可極，淵而無下，深不可測，大苞天地，細入無間，養育眾生，如視赤子，承事諸佛，積德無量，累劫勲苦，不忘其功也，今悉得之。』善自頌曰：

「『作福之報快，眾願皆得成，  
速疾入眾寂，皆得至泥洹。  
今覺佛極貴，棄婬淨無漏，

一切能將導，從者必歡豫。』

「是時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貝多樹下，德力降魔，覺慧神靜，三達無礙。度二賈客，提謂、波利，授三自歸，及與五戒，為清信士。

「念昔錠光別我為佛：『汝後百劫，當得作佛，名釋迦文如來。至真。等正覺。明行成為。善逝。世間解。無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師，號佛。世尊，度脫眾生，如我今也。』吾從是來，建立弘誓，奉行六度、四等、四恩、三十七品，善權隨時，一切諸法，積累不倦，高行殊異，忍苦無量，功報不遺，大願果成。」

佛說經已，一切眾會，皆大歡喜，為佛作禮而去。

修行本起經卷下